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故乡年味浓



不曾远去的年味

◎王英辉

乡村中的年味最浓。

腊月下旬，农家院落的上空冷不丁便会飘升起一束束炊烟，那是人们盘算着日子在蒸年馍呢。一笼笼热气腾腾的小圆馍、菜包子在厨房门口的大筐篮里渐次聚积成了小山堆，顶着蓝头巾的三婆乐呵呵地捏起一个，咬上一口，咂吧一番，脸上顿时有了喜色，满意地对坐在灶膛前拉着风箱的婶子说：“美得很！”

一身红袄的婶子立马笑逐颜开，这可是她月初过门以来头一遭发面蒸馍，要入得一手好吃食的三婆法眼，那可委实不易。这会子蒸的年馍，是正月里席面上的重头戏，谁家新娘子蒸的馍好，亲戚提兜里那十个八个的回盘便是见证，“巧媳妇”的美名也就随着一个个白面馍传遍前川后沟了。婶子心里甜滋滋，仿佛看到了待客时高朋满座的众人前，婆婆正亲热地拉着娘家妈的手当场夸赞：“娃娃锅灶好，亲家会调教！”

平日常安静静地涝池南岸乍起一阵阵歇斯底里的惨嚎，木头板凳支撑着的案板上，被死死捆住蹄子的大黑猪不停地挣扎着、翻腾着，吼叫着，小叔跟五六个年轻后生就牙咧嘴地将膝盖抵在猪身上，明晃晃的刀刃斜着捅进脖颈一侧，殷红的鲜血迸泻而出，汨汨流入地上摆成一排的白瓷盆里，方才还欢实的猪拼尽最后一丝气力乱踢着，踢蹬几下便慢慢平息

下来……临时架起的大锅里，沸水溢滚，蒸汽缭绕，被抬过来的死猪尚未开膛破肚，一帮胆小的婆娘就扭身捂住眼睛躲走了……

脑袋剃得瓦亮瓦亮的三爷正蹲在檐下的火炉旁，手里握着一根烧红尖的细铁钎，怀里沾满油渍的遮腰上托着一颗肥硕的猪头。三爷勾着头一门心思“嗷嗷嗷”地燎啊燎啊，一股股青烟冒起，刺鼻的肉皮与毛发的焦糊味传得老远，我跟小伙伴们撒丫子跑开，急急避闪着，不住地用手来扇扇，连连叫嚷：“太臭了，把人熏死咧！”三爷仰起全是皱纹的瘦脸，半眯着眼嘿嘿一笑，顽皮又狡黠地追问：“臭？嫌臭甭咋么，凉盘子调好了咋筷子一个比一个抢得欢！碎崽娃子知道个狗屁麻糖香嘛！”

裹着一身寒气的祖父双脚才跳进门槛，就被接踵撵来的街坊四邻团团围住，一张张崭新的大红纸递上，一句句贴心话儿闲唠着，他耐心地一家家接承着，和气地一声声答应着，认真地一副副写着。我麻利挪过就餐用的大圆桌，取来祖母裁衣服的“张小泉”剪刀，拎出陪伴主人几十年的那杆“大狼毫”……祖父端坐照壁前，笔下就蹦出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一串串吉祥如意的话语，一行行散溢着墨香的大字，浸透了被称作“王才子”的祖父对

乡亲们最为深切的祝福。

里屋套间的描金柜盖上，铺展着一方五彩斑斓的窗花，那是不久前的大雪天，祖母与婶娘们依偎在热炕头一剪一剪剪出来的，绿生生的“竹报平安”、红彤彤的“喜上梅梢”、黄灿灿的“招财进宝”……祖母与婶子们挑着选着合计着：窑房窗棂上贴哪个，厦屋玻璃上贴哪个，楼厅门户上贴哪个。

三五成群的人们，怀揣着一沓沓票子，一个个涌向腊月的“蒿牛会”。

小镇益店的“蒿牛会”，一直要持续到年三十晌午之前的“跟跑集”（意为年关在即，一边跑着，一边跟集），这种闲悠悠、慢腾腾的长时间传统集市模式，一如乡下蒿牛犁地，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但又是张有弛、有声有色，故而一代代乡民就将热闹非凡的年会戏侃为“蒿牛会”。

从西门外的木材集到东堡子的牲口集，二里多长的集市上，除过一家挨一家的门面铺子，依次摆满了豆类杂粮、竹编用具、蔬菜水果、棉花布匹、铁器杂货、年画对联、调料干果、礼品糕点的临时摊点。

东门外已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黑压压的人流望不到头，唯有远处飘来的一缕缕浓郁的吃食味儿让人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商家的大棚接连搭建在街道南北两侧，日

常百货、风味小吃，或堆积如山，或排成长龙，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片嘈杂的喧嚣中，人们在摩肩接踵的队伍里挤着、喊着、转着，额头的汗珠渐渐密了起来，手里的袋子也慢慢鼓了起来。

北街老张的猪肉架前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提溜着口袋焦急张望的人此刻早没了耐心，眼瞅着白花花的猪后臀被别人挑走，歪着脑袋就喊起来了：“兄弟，留坑后臀行不？三十晚上得做红烧肉哩！”胖乎乎的老张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乐呵呵地回应着：“卖面的还怕你吃入碗？昨几个宰了六七头，今儿家里还忙活着呢，你要多少都有！急个啥？”

色彩斑斓的床上用品店里，妇女们嘀咕、商议着颜色、质地、花样，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为年迈的公婆炕头换一套红艳艳的被褥，给刚刚上学的小闺女挑一个可爱的卡通枕套，计划着给正月里回门的小姑子、新姑爷选两身时髦体面的衣服……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引燃了心中那一缕对年炽热的情思，为本就忙碌的乡间平添了几许喧嚣、几许热闹。当郑家锣鼓队“咚咚咚、咚咚咚”的铿锵音韵震彻天地、叩响心扉之际，年的脚步，也已悄然无息地迈到了村口……

故乡年味(组诗)

◎李小军(宝鸡籍)

红灯笼，挂满大街小巷

像一颗颗跳动的心
蒙上生活的灰尘，依然鲜活
像一团团大大小小的火焰
温暖自己，照亮行人

西北风走街串巷
探听有关春节的讯息
这冷冷清清的世界
这红红火火的人间

春天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雄鸡高歌，一曲秦腔在风中传唱
家乡，门楣上摇曳的红灯笼
是否牵动你的念想

母亲的窗花

剪除雪的白，风的冷
村庄的沧桑，田野的萧索
剪出花红柳绿双飞燕
鸳鸯戏水，五谷丰登
鲤鱼跃龙门，心湖里的一幅年景画
剪出春天的心事，老屋的心境，游子的心思
剪出夜色中摇曳的红灯笼
炉膛里一节一节蹿高的火苗

时近时远的秦腔，在父亲的早烟里缭绕
在母亲手里的剪刀上心花怒放

除夕，幸福的时光

五彩福，纳天地之福
红灯笼，让门外汉喜上眉梢
门口的蜡梅，急于迎上前
未料想，春联捷足先登

大雪纷飞，炉火正旺
温暖的小屋，糖果纷纷脱了外衣
小狗摇头晃尾，分外亲昵
欢声笑语，让黑夜退避三舍

上香，献果，摆酒，作揖
为故去的先人，祭拜安魂
电视机里的好日子，越唱越欢
包饺子叙旧，恭迎新年

故乡的年味

小鞭炮，二踢脚，大雷子
跟着小孩子满街跑。它们以粉身碎骨的
壮举，换来孩子们一阵一阵的欢呼声
硫黄的香气，让孩子们陶醉其中

母亲用白土和成泥水，将土房子刷新
用新棉花，为我们缝制成新衣
泥土的芬芳，童年的温馨，在我的鼻尖上
在农家院子里，逼退冬日的寒风

父亲在灶房里
用火细煮慢炖
岐山臊子的浓香
将我胃里的馋虫唤醒
我用溪流一样的口水
冲击它们爬出我的喉咙
竖起耳朵
听父亲唤我啃骨头的温柔

老槐树上的喜鹊
喳喳地叫个不停
在提醒我们
春姑娘的大花轿已临近村庄
半路上被一场雪拦住
诉说着陈年旧事
家门口的三哥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西秦诗苑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李依涵 校对：谢莉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ksg@163.com

画出“金牛”精气神

——访我市著名书画篆刻家张宝文

本报记者 王卉

大红色的斗方宣纸上，福字飘逸洒脱，“萌萌哒”的小牛提着灯笼鞭炮，或拿着红包，或手捧书本，洋溢着浓浓的新年气氛……牛年春节前夕，我市著名书画篆刻家张宝文一次次前往校园、企事业单位，为学校师生、企业职工以及环卫工、餐馆服务员等，义务书写牛年“生肖福”千余份，这份特别的新年礼物，让许多宝鸡人倍感温暖！

手到拈来的生肖福

张宝文的多才多艺有目共睹，他的广泛兴趣令其书画篆刻题材广阔，包罗万象，也让他的艺术境界愈加炉火纯青。为了让春节过得更有温度、有年味，张宝文在福字帖上做起了文章。那是在2016年初的一次送温暖慰问活动中，他顺手将一只卷尾巴的小猴子形象画在了福字一角，篆体的福字和调皮机灵的生肖猴，让众人眼前一亮，大家纷纷要求他在福字旁再画只福猴。自此，张宝文开始了“生肖福”的创作。

几年来，张宝文的生肖福走进了千家万户，赢得人们的喜爱。随着生肖形象年年变化，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也随着主人的职业与爱好变换着身份：单杠上动作敏捷的运动健将、手拿电影剧本的作家、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辛勤园丁……2019年春节前夕，随着影片“小猪佩奇”在全国大红大紫，张宝文的“佩奇福”更是成为人们追捧的宝贝。腊月里，张宝文与画友们在社区街道、火车站广场义写春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暗号：我没佩奇不过年。人们的热情期盼让张宝文放不下手中的笔，即便过了午饭时间，他仍被人们团团围住，还笑呵呵地说：“只要大家喜欢，我少喝一口水、晚吃一会饭都值得。”

饱含期望的生肖福

张宝文有着令人羡慕的乐天气质，正如给自己起的笔名长乐，他的生活充实而快乐，而这份快乐源



自于内心。每年春节也是孩子们放假的日子，张宝文都会特意前往图书馆和书店，为学子们书写“生肖福”。他将“至乐事莫如为善，有福人才肯读书”“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们爱读书”“读书是福”等话语写在了福字旁。一幅幅可爱的生肖福变身“勤学福”，他用戴着红领巾、手捧书本的小萌牛，来鼓励喜爱读书的孩子们“学而时习之”。除了“勤学”内容的生肖福，张宝文还以茶道、传统手工技艺、民俗物件等为主题进行系列创作，让年味更浓，让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吸引更多关注目光。

近年来，每当临近春节，张宝文还要精心创作十多幅书法作品，捐给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用于扶残助残。不知不觉中，他情系残疾人、主动献爱心的善举已坚持了五年，赢得朋友们的敬重。今年，响应号召的张宝文多宅在家中，但送祝福的

“创作任务”却没有减少，因此他还特意创作了如“山外青山楼外楼，戴好口罩莫乱游”的号召福。他表示，虽然不能如以往那般面对面地个性化书画生肖福，但他更要“时”半功倍，为更多喜爱生肖福的人添一份喜庆的“福”。

隽永传神的生肖印

张宝文在他的半石斋，这些年与石为伴，乐在其中。在完成了中国百座名山120方篆刻的大工程后，他更加潜心于美感与情趣的传达，其创作生肖印章，力求在凹凸雕刻间呈现出这项传统技艺的无穷韵味。“墨能做酒任孤行，书可当歌唱天真，兴来小斋摇铁笔，青田老树好精神”是张宝文创作心境的生动写照。一枚枚印章印面构图简洁且造型生动，方寸之内要融入一个具有个性且又微缩了的生肖形象，想来都不

是件易事，而张宝文却是手到擒来。每当创作完成，他看着眼前十几方不足一厘米的小印意犹未尽，遂拍照与友人分享此刻的惬意心情，各种生肖形象在素净的青田冻、红润的老挝石上，情趣横生，相映生辉。

“一个物件要想让人喜欢，先得有趣，之后的观赏把玩才慢慢体会其中的艺术内涵。”张宝文说起自己的十多套生肖印作品能被朋友珍藏，究其原因不外乎初次见面的好印象。如此的“一见钟情”，不仅要用石上的因材施“教”，还需在十二生肖形象上的各展所长，让每一套每一枚都各有千秋，成为绝无仅有的独一份。书法篆刻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艺术，如今，张宝文正着力创作相关的文创产品，让我国传统文化中这一重要门类，镌刻出中华文化的当代精气神。